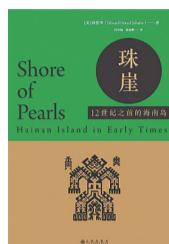




## 《珠崖：12世纪之前的海南岛》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向来对中古历史的研究痴迷。在他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朱雀》等研究著作中可见一斑。这部《珠崖》是他早期的学术作品，也是《朱雀》的姊妹篇，重点描述了8至11世纪海南岛的流人生活与开发历史。自汉至宋，中原王朝一直将海南岛视为边徼蛮荒之地，同时也是流人笔下的方壶蓬莱、珍珠海岸。

正是在这样交错的视线构筑下，薛爱华揭开了早期海南岛的异色形象。他从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中汲取素材，并结合近代以来的人类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实地考察，对古代海南岛的自然与文化历史做出详实与生动的描摹。这部作品最为独特之处也正在于此：薛爱华的博物趣味与跨学科的交叉视野或许不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某种确定的研究范式，但他以一贯细腻风趣的历史书写为读者带来欢畅淋漓的智性愉悦。



作者：(美)薛爱华  
译者：程章灿、陈灿彬  
时间：2020年12月  
版本：九州出版社

## 《王元化传》

2020年是钱钟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学界素有“北钱南王”之称，王水照《钱钟书的学术人生》与吴琦幸《王元化传》适时出版，亦为一时雅事。40余万字的《王元化传》，全景展现王元化的人生轨迹、人格特质、治学风格、处世心态，聚焦于作为文艺理论家与思想家的王先生求索、反思、否定、超越的艰难心路历程，特别是披露一些独家材料，又以史家的谨严考订过往的以讹传讹，相比此前出版过的《王元化画传》《王元化别传》等，该书呈现出后出转精，更为全面、客观、公正的特点。



作者：吴琦幸  
时间：2020年11月  
版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启蒙札记》

《启蒙札记》里讲述了在欧洲文明史上灿若星辰，驱散欧洲中世纪黑暗的哲学家，如康德、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大卫·休谟、弗朗西斯·培根，他们带给民众思想的觉醒，引领并开启他们的心智，成为启蒙时代的理性之光。

作者陈乐民，欧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著作《欧洲文明十五讲》、《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等最受关注，成为中国欧洲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典范作品。

（杨道辑）



作者：陈乐民  
时间：2020年10月  
版本：东方出版社

# 《太阳底下是土地》： 土地之上是希望

文\郑从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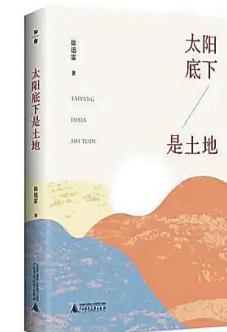
没有一位书写者二十四小时都是书写者，但著名杂文家、作家、评论家徐迅雷先生不仅全天候关注新闻时事，而且瞻“前”顾“后”——既回望历史，又展望未来。他以极其罕见的旺盛精力，创作一篇又一篇重要的启思之作，最终汇编成新著《太阳底下是土地》。这是继《这个世界的魂》《温柔和激荡》之后，作者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人物随笔集。

书写人物，有时就等同于记录一段个人历史，当然也顺带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侧影。歌德曾经虔诚地称历史为“上帝的神秘作坊”，此言非虚。徐迅雷先生就在这个作坊里挖掘出诸多陈年旧事，虽然99%都可能平淡无奇甚至毫无意义，但是难忘而崇高的那1%，恰好成为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高光资源。这里有历史人物的再现，这里有现实（最新的历史）人物的闪耀，这里甚至有未来（即将成为历史的历史）事件的畅想……天空没有止境，太阳底下是土地，土地之上是一和万物。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土地，便是孕育神奇生命的地方。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往往几百年方能出现一个天才；而对于一本书而言，它可以汇聚所有人类星辰的闪耀。伍连德，中国百年战“疫”第一人，他为中华民族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

历史性的、开拓性的、里程碑式的，是一个站在土地之上的大写的人。梅藤更，从鞠躬到尽瘁，广行济世，广慈博爱，济人寿世，救死扶伤；以45年之韶华，将优渥的情怀洒满中国杭州的每一寸土地。贝聿铭，借“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慨叹一生行将告终；殊不知，不朽的贝氏建筑，是艺术觉悟、文化觉悟和文明觉悟的结晶，是艺术和历史在大地之上的完美融合。在徐迅雷的文字沃土上，那时那人那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真正意义深远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时间的酝酿，真正出类拔萃的每一个人都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土地之上是太阳，众人都看到太阳射出的万丈光芒，但徐迅雷深知烈日灼心，伟大的背后皆是磨难。樊锦诗刚来敦煌时，迫切想看洞，可是“洞外面很破烂，里面没有门，没有楼梯，就用树干插上树枝的‘蜈蚣梯’爬进洞。爬上去后，还得用‘蜈蚣梯’这么爬下来，很可怕”。“人生的磨难、家庭的磨难、企业的磨难，任正非经历得非常‘完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磨难而成任正非的大勇。”廖智坦言：“我如果不经历灾难，就不会对受灾的群体有这么深的同感；我如果没有截肢，就不



作者：徐迅雷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21年3月

会对残疾的群体有这么强的使命感，这是苦难、患难对人生的意义。”从天空到大地，是读者阅读俯视的自由；从大地到太阳，恰反映徐迅雷写作仰望的艰辛。多少人物，需要陟罚臧否；多少往事，需要重新审视；多少思想，需要再度解放。

徐迅雷驾驭语言十分纯熟，众所周知他以评论见长，因此在常规记述之外，总不忘点评一番，这样的习惯立马使其笔下的人物变得愈加形象、生动、具体。譬如评价张文宏，他以“能者多劳”为切入口，进而发出点评式的诚挚期盼：“能者不仅要多劳，能者还要多说，张文宏医生就是榜样，希望并相信他不怕偶尔被歪曲被误解，为了公众利益，会一直说下去。”再加上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人的敏感，他对一些细枝末节的处理，都带有别样的严谨与求真。和那些睁着一只眼睛做梦的人相比，徐迅雷先生始终是一个用博爱和人文关怀来观察整个世界的人。

太阳底下是土地，一字以蔽之，曰：旦。破晓时分，旭日东升，土地之上是希望！

# 《阅读的艺术》： 与重塑的生活愿景邂逅

文\夏学杰

戴蒙·扬，系澳大利亚作家、哲学家，著有《花园里的哲学》《分心》等书。《阅读的艺术》是其读书随笔集，探讨了何为阅读、为何阅读、如何阅读等问题。

戴蒙的阅读充满激情和惊奇，从海德格尔到海因莱因，从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超级英雄到思辨的实在主义，带读者走进那些伟大的读者的内心——博尔赫斯、柏拉图、伍尔夫——在这些杰出作家和读者的陪伴、指引下，人们学会如何成为理想的读者，让阅读真正自由、有益，充满乐趣，并拓展生命的边界。

本书带有些个人阅读的自传性，作者回顾了自己的阅读经验，他说年少时，自己沉迷于漫画。“我经常阅读漫画，而不是小说或诗歌——它们直截了当地给予了我满足感。我订阅的其中一本是《恶灵骑士》。名义上的反英雄，用‘审判之眼’看着暴徒们的眼睛，使得他们尖叫、哭泣。每个月我都会撕开塑料邮寄单，准备好享受正义的暴力带来的乐趣。”

戴蒙说，阅读本身值得向往，除非它造成伤害，否则不需要理由。“我之所以读书，是因为喜欢阅读的经历：与一种精致的、重塑的生活愿景邂逅。这并非意味着书中有某种无形的价值内核，并非意味着我能很快从自己的幸福转移到埋藏在纸堆和打印机墨水中的那些神圣的价值。这意味着我很

享受这种体验，仅此而已。”

阅读是自由的。戴蒙说：“阅读需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没有人强迫我设想他们的话语。它们充其量只是一个邀请。萨特认为这是一种吸引力，而这种想法在把玩的时候是不必要的。阅读总是两种自由的结合——艺术家的自由和读者的自由。”但，阅读并非轻松自在。阅读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文学价值只有在实践中才得以彰显：阅读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正如杜威所说，阅读往往涉及对文本的“迁就”。自然，阅读也是要用心的。仅仅抱着自由的心态去阅读是不够的，更需要恰如其分地行使这份自由。要有技巧地阅读需要平衡各种倾向：思想与情感、自发性与习惯性、服从与批判、急速与缓慢、大胆与谨慎、拘泥与超然。

尽管文明中充斥着语言符号，阅读的好处却很少被称道。能够很好地阅读被视为一种基本的技能，而不是终身的目标，亦不是一种需要坚持丰富和提高的创造才能。戴蒙甚至称，阅读是不太真实的活动。阅读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人看不见的。“我意识到没有人……能够进入我的阅读空间，”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写道，“除了我自己的意志，再没有什么能允许别人知晓。”即使我大声朗读一如同古代和中世纪的习俗那



作者：[澳]戴蒙·扬  
译者：张毛毛  
版本：后浪·天津人民出版社  
时间：2020年12月

样。——对观众来说，这种展示也可能是在欺骗性的。很多使阅读在心理层面如此丰富的原因是私人的，而且可能与我的公众形象相冲突。一个有魅力的表演者可以营造一种大师级的印象——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里的亨利·克劳福德就是一个例子——但表演和解析之间存在着鸿沟。我可以谈论一部小说，并展示我的看法：专注或不安、通晓或无知、赞许或轻蔑。但是大部分的阅读都从检查中退出。

阅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不是制造天才或圣徒的机器。戴蒙表示，阅读不太适合拿来招摇过市或自卖自夸。阅读是一种不显眼的天赋。对于那些寻求文化资本的人来说，写作是一种更明智的投资。叔本华说：“人就像其他生物一样，是可怜的动物，人的能力只为刚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设。”叔本华认为，试图真正理解这个状态是痛苦的。叔本华的观点不免有些偏激，但也说出来些实情。更何况，很多喜欢晒自己读书之人，好像并不怎么读书。